



上 册

与自己同行	吴稼祥(1)
凝望夜空	野 鹰(3)
沉 船	高洪波(6)
在文学的路上漂泊	王馥莉(10)
带快乐回家	杨小云(14)
点点滴滴七月半	南 岸(17)
拥抱大雨	阿 吓(22)
荒野里的花	徐丽萍(25)
江南的山羊	王 薇(28)
童年的爬犁	关春艳(32)
挚 友	关春艳(34)
月下的境界	尹荣方(36)





“过程”美丽	城 边(38)
灯 影	唐小兵(41)
春天的微笑	蔡 平(43)
看着我的眼睛	张 中(45)
今夜,我无懈可击.....	飘 萧(47)
情断秋雨	孙秀利(50)
怀念时光	张 晴(53)
长裙飞舞	铃 儿(59)
寄给远方的你	王馥莉(62)
人生如棋	胡子宏(64)
我的世界	一 钟(67)
荒 野	普里什文(70)
上帝之手在哪里	唐小兵(74)
我家对面的窗户	王剑冰(76)
阳光女士	安·希妮(81)
这山·这水·这人	高原湖(84)



小约翰想要一辆自行车	佚名(88)
夕 阳	陈晓玲(90)
经 历	约翰·谢里尔(94)
受宠若惊	汤姆·安德森(99)
一个祝福的价值	康 杰(102)
“热线”电话	詹金环(105)
从沈园到三味书屋	浩 灵(109)
蓝色的岸	纪 丽(113)
似水年华	王馥莉(117)
我心中的冷与暖	徐丽萍(120)

下 册

书香余韵	姚 伊(123)
登 高	顾怡玫(126)
第一次打猎	张惜芳(129)
“天王”酷行记	雪 芬(133)
一只白鹭	萨拉·朱伊特(136)
小妹,你走好	丁 平(141)





永恒的爱·····	秦一立(145)
被“擀”过“面”的人·····	贾殿清(149)
又见栀子开·····	小容儿(154)
我再也不会挂断你的电话·····	佚名(157)
柚子树下老人家·····	卢新民(163)
幼 犊·····	佚名(168)
烧毛豆·····	国 强(173)
歌 唱·····	佚名(177)
朦朦胧胧一首歌·····	梁汕泊(179)
哥们:依儿 ·····	王双喜(184)
送 灯·····	尤兴启(187)
为鸟配音·····	鲁 橹(189)
有关回忆·····	文乾义(192)
擦皮鞋的朋友·····	祥 子(194)
我最难忘的人·····	马克斯威尔·马提斯(197)
理 解·····	范子盛(203)





楼前有棵古老的大树·····	赵鑫珊(205)
雪中花·····	琼·安德森(207)
丈夫与朋友·····	王 渝(211)
幸福是一位少女·····	纪伯伦(213)
我的作家梦·····	郑春芳(215)
天才的力量·····	左琴科(218)
霖 儿·····	胡 薇(220)
送给父亲的礼物·····	严玉萍(223)
母亲的情人节·····	佚 名(225)
可依靠的人·····	张丽钧(230)
活着就是一首好诗·····	晨 曦(233)
母亲节的礼物·····	肯·威伯(236)
我的海,让我们来生再会 ·····	何韵诗(239)
兮儿如月·····	才 子(247)



与自己同行

◎

吴稼祥



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人要赞美并珍爱自己是件困难的事。我们有时确实不如自己想像的那么好。“人很容易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这是真的。谁没有做过至今还使自己脸红的事情？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件难以启齿的事。8岁那年，极度的贫困和饥饿驱使我不仅一次在小镇上偷拿食物。最难堪的一次是我偷了同村一户人家的鸭藏在裤子里，它由于窒息发出绝望的鸣叫，被人发现了。小鸭没有偷成，自己倒成了一只遭人嘲笑、自惭形秽的丑小鸭。我至今十分感谢乡亲们对我的鄙视，正是这种刀割般的鄙视把我逼到墙角，用泪水洗刷了自己的羽毛。

我们的心灵确实并非只是天使们翱翔的圣地，它也是魔鬼经常出没的洞穴。假如我们能成为自己的魔鬼使自己堕落，我们也一定能成为自己的上帝拯救自己。而

月
下
的
境
界

1





且生活逐渐教我知道,在我们需要求助时,很容易得到鄙弃;而在我们需要清静时,总是得到热闹。所有的社会都习惯于捧场。如果我们不自己拯救自己,必然走向自我毁灭。

人总是难以对自己作出正确的估计。一帆风顺时自我感觉太好,遭受挫折时又会自我糟蹋。对待顺境和逆境我们要保持同样的警惕。在我们陷入无援的悲惨境地时,绝不能听信魔鬼的谰言,不能站在魔鬼一边杀死我们心中的上帝——对自己的信念。

无论如何,要使我们成为自己的避难所,成为自己最亲近的人,成为自己随身携带的家。即使我们带着满身血迹和唾沫回来,也要使自己受到凯旋似的欢迎。

既然不论是面对死亡,还是面对个人灾难,人生中总有一段黑的路要我们独自去走,那就让我们挽起自己的胳膊上路吧。让我们与悲伤的、绝望的、被人遗弃的自己同行,走过人生的阴雨时期,你会在晴朗的天空下拥抱一个快乐、圣洁的、充满爱意的自己。让我们像落日一样与走向归宿的自己同行,我们的灵魂会得到安息与抚慰,如同宁静美丽的黄昏。



既然不论是面对死亡,还是面对个人灾难,人生中总有一段黑的路要我们独自去走,那就让我们挽起自己的胳膊上路吧。假如我们能成为自己的魔鬼使自己堕落,我们也一定能成为自己的上帝拯救自己。



凝望夜空

◎
野
鹰

在秋日的打麦场上静静地坐着或躺着遥望深邃的夜空是件极其惬意的事情。天是那么的蓝，星月是那么的璀璨。曾祖母说，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和地上的某一个人有着内在的联系。呆呆痴痴的望着夜空时，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一颗，我愿意选择一颗不太明亮也不太暗淡的星星作我的星宿，但星星太多了，我无法找到。有时看到流星的陨落，只那么一闪，就消失在茫茫夜空中了。老人们说，那时地上就有一个人死了。我有时候想，我会不会在某一天夜里望见一颗流星陨落时，突然倒地身亡。因而，对那夜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敬畏。

这个世界上如我般凝望过夜空苍穹的孩子不止我一个，肯定有千千万万。但是，我坚信，夜空在心灵深处能留下如此多灿烂故事的孩子肯定为数不多——尤其在今

月
下
的
境
界

3





天，尤其在城里，现在的城里长大的孩子们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望见我童年时就凝望过的那种夜空了。

我的童年是在介于游牧和农耕之间度过的。每天，我都赶着一群羊儿，到那山冈上牧放。那时候，我的世界就是那一座座长满绿草和树木的青山。我常常以为，我所能望见的最远的山冈就是世界的尽头了，那个小村庄就是世界的中心。那时候，我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有多大。四周的群山和群山之间的村落以及蓝天白云之下便是我所能想见的最大空间。我看到过的飞得最高的鸟儿是云雀，跑得最快的动物是马儿，最圣洁湛蓝的是天空。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雨后采来的山菇和暑天山沟里摘到的莓子——一种至今想来仍令我满口生津的野果子。那时候，我一天到晚最渴望的就是能有个小伙伴和我一同去放羊。我一个人在山上百无聊赖时，梦想天上掉下个人儿坐在我身边和我说上一两句话。我把满腔的话儿都说给那只嘴唇和眼圈黑黑的羊儿，和它相依为命。我把山上最鲜嫩的青草采集来，一把把喂给那可爱的羊儿。那时候，我从未意识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经历对我的生命以及人生意味着什么。

但我却意识到了我幼小的生命和那茫茫宇宙的某种联系。当我在那山坡上用手扒出一小块平地，再用一根不长但却挺直的小木棍儿在上面画出一个十字——那是本质意义上的一个坐标——尔后把木棍插在那十字的中心上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这是我每天都必须做的一件事，像一次功课，更像一个神秘的仪式。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就把我牧放

的那些羊儿赶到山坡上,让它们径自在那里去悠然地啃食那鲜嫩的青草。而我却又回到那根插在十字上的木棍跟前,守望太阳。阳光下木棍投下的影子依照顺时针方向慢慢移动,我用它来测定,该什么时候用午餐,什么时候把散落在山坡上的羊儿赶下山,什么时候再把它们赶回家——回家的那一刻总是那么充满了诱惑。

那是我跟浩瀚宇宙间发生的最早的联系了。后来,我从中学课本上学到,那是古代天文学家发明的测定时间的仪器,叫日晷。我一直以为,我们那个小村庄的人肯定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这个知识,它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投下的神奇的影子一直在随太阳的照耀而移动。直到现在,我还觉得那是个了不起的开始。

月
下
的
境
界

5



但我却意识到了我幼小的生命和那茫茫宇宙
的某种联系。





沉 船

——
为邓世昌而作

◎

高
洪
波



三十九岁的年龄，你已为国捐躯了。你沉入一片浓且稠的黑暗中，有咸腥的海水呛入你的肺，你吐出最后一个含氧的气泡，努力睁大双眼，想最后看一眼你的致远舰，你的龙旗，你的被火炮熏黑了脸膛的部属们，以及那只挥之不去的爱犬。可是你已经望不见这一切，你摇摇头，想赶走遮住、罩在眼前的无边的黑暗，可惜你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残存在大脑中的最后一点意识正渐渐消散殆尽，你知道自己已不再属于自己，也许，这就是死吧？你费力地想道。

海水再次涌入你的鼻腔，黄海的咸且腥的水。你已不再有任何知觉，海水吞没了你，一尾小鱼从你的鼻尖上游过，它游动

的尾鳍掠动了你的睫毛，你努力想再一次看一眼这生活过三十几个春秋的世界，可是一切已然远去，小鱼受惊般倏然游走，如一支离弦的羽箭，海水又涌了上来。

一座海是一座坟。

唯有这样的广阔墓地，才可以安放你的灵魂。一个舰长的不屈的灵魂，一个十九世纪中国武士英武豪壮的灵魂。一个为了军旅的荣誉、为了祖国和朝廷的光荣舍命相搏的好汉！

以你的游泳技能，加上在你身旁拼命游动的伙伴、爱犬，你完全能够借助自己和别人的力量生存下来，可是你断然拒绝了这种选择。人在舰在，既然生死与共的致远号已沉入水中，那莫名的悲愤想必让你痛不欲生。你恨狡黠的敌手吉野最后施放的那枚鱼雷，也恨自己躲闪不及，壮志未酬，撞志未酬呵，弹尽后的最后一次攻击，大无奈和大无畏的一击，被鱼雷无情地阻隔了，否则，否则舰与舰相撞的霎那，定然是惊天动地的别一种景象。

邓大人就这样走了。

致远号巡洋舰也这样沉没了。

人类与海洋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沉船是割断这种联系的最残酷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海战中的非自然沉船。写到这里，偶翻《清稗类钞》第六册，内中有《邓壮节阵亡黄海》，可以作为这篇短文的古典式收尾：

“光绪甲午八月十七日，广东邓壮节公世昌乘致远舰与



日人战于黄海，致远中鱼雷而炸沉，邓死焉。先是，致远之开机进行也，舰中秩序略乱，邓大呼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事纷纷为？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至坠落，亦可告无罪。’于是众意渐定。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自期矣。邓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雪涕。”

不知道邓世昌在战场上最后作的“动员”是怎样传出来的？按《辞海》解释，“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壮烈牺牲”，当无一生还。可是《清稗类钞》所载又绘声绘色，所以我判定邓大人的部属是有幸存者的，否则朝廷赐“壮节”的谥号毫无道理。

8



甲午海战中，冰心老人的父亲便是幸存者之一，可见邓世昌完全有可能游回岸上的。但他断然选择了死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何等地凛然豪壮！谁说千古艰难唯一死，邓世昌沉海的选择，在我看来自然而然，较之《泰坦尼克号》上男主角的情意缠绵来，更惨烈更悲壮也更具男儿血性！

邓世昌的爱犬最后也随他而去，据说这只通灵性的狗一直想救主人，衔着他的衣袖不肯松口，邓世昌断然推开了它，当他们目光对视的时候，这只小狗想必也读出了自己主人必死的决心，它便以身殉主了。

这只小狗没见诸正史，电影《甲午海战》中也缺少了这一笔，可我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

致远号巡洋舰的沉没，是北洋水师耻辱的败绩，大清帝

国无奈的衰落，但对邓世昌个人而言，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三十九岁的邓世昌，邓壮节，邓大人，以辽阔黄海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驰驱场，任浪花飞溅，激情澎湃着，直到一个又一个世纪……



一座海是一座坟。



月
下
的
境
界

9





在文学的路上漂泊

◎
王
馥
莉

多少年了,我觉得我并不是我。那么我又是谁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于是,我背上行囊,去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那个真正的我,去寻找我灵魂的家园。

灵魂的家园就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的。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跟我的母亲说过。母亲笑着摇摇头说,不用跟我说什么灵魂的家园,既然你自己已经选择了这条打工的路,不后悔就行了。于是,我开始在风风雨雨的路上寻找。

那个地方很近,那个地方也很远。站在北京一座座造型各异的天桥上,走在一条条宽阔繁华的大街上,我似乎望见了另外一条路。那是一条看不到边,也找不到起点的精神家园。那个时刻,北京的秋天正飘着一场淅淅沥沥、缠缠绵绵的雨。几缕凉风从头顶的上空扫过,树上的叶子就这样纷纷地下落了。

秋,来了。



于是，就想起父母，就想起家乡的那个小站。于是，也就想起了在这几年风雨兼程的岁月中，曾经鼓励我帮助我支持我的那些老师和朋友。

大概是6年以前的秋天吧，20岁的我执意要离开母亲的怀抱，独自一人去漂泊。于是，我和母亲在小站告别。火车来了，母亲把我送上车。千叮万嘱挡不住内心的牵挂，离愁别绪无法阻挡我离去的决心。母亲靠在站台上的一根栏杆旁，秋天的风吹起了她额前的头发。母亲老了。那个时刻，我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怅。列车已经徐徐启动，母亲还在不断地向我挥手。

“汽笛一声车已去，从此天涯孤旅”。

听起来豪壮而悲切。

我的文学生涯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

为什么写作？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不会矫情。我写，因为我喜欢。我写，因为我存在。我写，因为我活着。我写，因为我要倾诉。我写，因为我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

也许哪一天找到了，我也就真正的明白了。

这些年，总是有很多打工的人，他们在异乡土地上或多或少地发了财，找到了自己物质上的满足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劝我放弃，说这个年代文学是其实是富贵人做的事，你看那些富人太太们，他们衣食无忧，没事的时候搞搞文学。人家是当作乐趣。

想想也有几分道理。可我出外找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文学吗？因此而远走他乡，因此而愿意经受风雨，还有什么抱怨的呢？



喜欢着、生活着、热爱着、写作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

我想来京城打工的人，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目的。每天都有人来，每天都有一些人撤回家乡，重新开拓自己的事业。不管怎么样，打工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最想实现理想。前几天看北京台播放的记录片《在日本的留学生活》，看着那么多人为拿到学位，为过语言关而艰苦奋斗，在异国的那片土地上端盘子洗碗，那样的打工生活远比我们辛苦，可人家还不都挺过来了吗？想到这些，面对自己的打工生活，我心也坦然了。

回想将近5年来的写作历程？心里总归还是有那么一些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很多的，就像我依然是个写作的人而已一样。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有着太多的诱惑，打工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你选择它，你也可以轻易地放弃。选择和放弃，其实是一个诱惑的结束和另外一个诱惑的开始。

在打工的岁月中，我一度很羡慕那些自由自在的写作者，可以在文学的海洋里随心所欲地遨游，然而，人终究要生存的，为了生存，写作还是成了我的业余。这也是我感到遗憾的。

朋友们说我出版了两本书，很有收获，应该知道满足了吧。近三年来，虽然东西也写了不少，虽然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和朋友的认可，但我依然还只是个写作者而已。这两年的文坛很热闹，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名字简直如雷贯耳，似乎一夜之间就功成名就了。在为他们高兴和祝贺的同时，我也